



正月十五打灯笼

王守忠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目睹大街小巷那一排排花灯，耳闻社区里那锣鼓声声，恍然发现元宵节已经来临。儿时吃元宵、看热闹的往事依稀浮现在眼前，最难忘却的是五十年前正月十五打灯笼的情景。

俗话说：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20世纪60年代，资源匮乏，人们生活十分困苦，尽管当时在集市上偶尔也能买到现成的灯笼，但村里人都舍不得花那一两元钱。每到正月十五前夕，家家户户的大人都要给孩子扎制个灯笼。

那些年，父亲给我们扎制的灯笼，是被叫做“火蛋灯”的那种。父亲先把准备好的旧竹帘用水浸泡，再弯成圆形，以细铁丝固定，做成灯笼骨架，然后在其周围用糨糊粘上红纸，犹如一团红红的火球，故称“火蛋灯”。接着，父亲在一个小木板左右两边穿上两根平行的细“米丝”，然后从“火蛋”中间的圆洞里穿过，小木板

便成了灯笼的底板，上面可以粘上蜡烛。细长的铁丝拧个圈，系上绳子，用一根细棍挑着，装满我童年欢乐的小灯笼就做成了。

灯笼扎好了，高高挂在堂屋墙壁的铁钉上，我每天望着灯笼掰着手指数日子，渴盼元宵节的到来。正月十五前夜，夜幕还未降临，我便忙着拿出父亲给我买的那盒细细、短短、小小的红蜡烛，点燃蜡烛，将溶化的蜡液滴在小木板上，然后迅速将蜡烛底部粘在上面。等到夜幕降临，我便拎起灯笼，小心翼翼地走向巷道。

此时狭长的巷道里渐渐热闹起来，远远望去，灯笼忽明忽暗、星星点点，宛若空中繁星。这里仿佛成了灯展会：方形的、圆形的、菱形的；南瓜灯、鱼形灯、蝴蝶灯……应有尽有。除了纸糊的灯笼，还有人把白菜根挖个洞，里面放上棉籽油、用麻绳当捻子，做成“白菜灯”，或者直接把蜡烛放到罐头瓶里，做成“罐头瓶灯”。我们这些小朋友打着灯笼，穿梭在大巷

小巷，火红的灯笼映红了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大人们纷纷赶来凑热闹，当起“临时评委”，站在巷道两侧的门洞前，评判谁家孩子的灯笼造型独特，谁家孩子的灯光最亮。小小村庄的前街后巷，简直成了灯的海洋。按照家乡习俗，这灯笼要从十四晚上打到十六晚上，所以孩子们格外小心，尤其是纸糊的灯笼，必须“手持木棍要放平，脚踩地面小心坑”，否则，灯笼就会左摇右晃。如果再刮点风，稍有不慎，灯笼就会“引火烧身”，这种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年，我那个“火蛋灯”由于蜡烛没粘稳，霎时灯笼化为灰烬，让我好不懊悔，多亏邻居晋锁哥连夜又给我做了个“飞机灯”……

过了热闹的元宵节，大人们会把灯笼收起来，留到来年再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如今，又到一年元宵节，商店里、大街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电子灯、遥控灯。不过，我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走街串巷打着的那个“火蛋灯”。

年趣儿

邓育秦

“不吃元宵月不圆，不闹社火不过年。”正月十五闹社火，是中国民间一种传统的庆典活动，更是老百姓十分期待的一件盛事，其含义深邃味长。

小时候，过了大年初一，就盼着元宵节了。这一天，我们如同快乐的小鸟蹦蹦跳跳，在春寒料峭中你追我赶到村中央等待着。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表演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家伙什”一响，这里马上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表演的队伍里，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吹拉弹唱敲门门精通。小伙子头巾一戴，黑棉袄一穿，拐棍儿地下一拄，腰一躬，蹒跚走两步，活脱一个老太太；小姑娘大毡帽一扣，假胡子一粘，烟袋锅腰上一别，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跟农村小老头别无二致……

鞭炮鼓钹铿锵入耳，龙灯早船蜿蜒起舞，高跷竹马款款而行，丰富的节目异彩纷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奔前

锣鼓喧天闹社火

跑后，高兴地叫着、笑着、跳着、闹着，“红火不散不回还”，这一幕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90年代初，乡政府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红火热闹。各村都在精心策划，组织筹备，老百姓热情高涨，配合默契，积极参与。

活动开始了，西埝村的秧队在前面开路，演员们身着戏装，满面春风，扭着秧歌。路过主席台时，他们把一盘盘金灿灿的酥梨递上来，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感染了主席台上担任解说员的我。

舞狮子是中埝村的传统节目，村里几位老艺人把自己的拿手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人。在锣鼓声中，两头雄狮眨巴着铜铃似的大眼睛，前蹲后伸，摇头摆尾，时而腾空跳跃，时而半空倒立，围着大约四尺高的桌子不停跳动着。只见舞狮人撸起袖子，挥起绣球一声大吼，一只狮子前腿一跃，后腿一蹬，身子一拧，“嗖”地跳到桌子上；另一只狮子紧随其后，又一个腾跳，半身便搭在前一只狮

子的后背上。围观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而一齐声叫好，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软槌锣鼓是高家庄一种独特的民间锣鼓表演，因鼓槌用麻绳特制得名，鼓声浑厚，雄壮奇妙，曲牌大多以战事命名，据说起源于西汉初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瑰宝。表演者击鼓时，柔中带刚，闻鼓声不知槌从何来，看槌舞不知何处被击，表演形式优美，令人眼花缭乱。

各村的节目紧随其后，精彩绝伦，表达了人们祈盼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人们驻足观望，拍手称赞，流连忘返，其乐融融。这一传统民俗文化，让老百姓品尝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将我们万荣人乐观向上、吃苦耐劳、精诚团结、勇于创新的精神发扬光大。

社火活动传承了民族精髓，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挖掘了民间人才，展示了国家的富强，也诠释了中华民族重德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人山人海观社火，锣鼓喧天，闹社火，看社火，留给人们的是美好记忆和无尽眷恋。

年情儿

古夏贝贝

小时候村里穷，正月十五之夜闹不起花灯，便有去城里看花灯的说法，但由于交通不便，只能在心里想象张挂花灯街市的美。那五颜六色的彩色灯笼，迎着新春第一轮明月，由中条山头款款移步穹窿，天上明月娴静，凡间市井灯火通明，携家带口看花灯的人们快乐地抢猜灯谜，天、地、人三者相映成趣，想想都觉得元宵之乐、之趣何其壮丽，可惜我一次都没亲历过，算来也是憾事。

母亲也曾给我扎过圆柱形的纸灯笼，元宵节那天天刚黑，在灯笼里置一截燃烧的红烛。我拎着灯笼到街巷里，没几分钟，母亲出来叮嘱我：“别把蜡烛弄倒，烧着灯笼！”

我更小心地走着。街巷里拎灯笼的小朋友不少，动作稍大的，不经意间烛焰点着了灯笼，哇哇乱哭。受到惊吓，我带着完好的灯笼回了家。是夜，灯笼挂在炕墙的架子上，伴随家人度过了元宵节。

无灯笼不成元宵节，无黍面油角、油蛋子陪伴，难周全河东人的元宵节。河东

古香古色的黍面甜品，一如既往地流传民间。做甜品的主食材是来自这片土地上长得如一种猫尾似的黍子，土话称这种黍子叫软谷，磨的面叫软谷面、黍面。

早先的软谷面得来不易，得上碾碾碎获取。农历九月十月间，遇到好天气，母亲带着篮、簸箕、高粱短笤帚，把打下的新黍摊上碾盘，家里人推着碗口粗的碾杆转圈碾。碾盘上黍子要碾到细碎，需要过密纱箩才能得到面粉，这是个费时费力的苦活。要遇上礼拜日，母亲会逮住我们这些闹腾贪玩的小孩推碾杆。转个十圈八圈，腿脚乏劲儿上来，失了推碾杆的兴致，我们就会喊肚疼，用找茅房的借口撂挑子。

火眼金睛的母亲会用她的方式“说服”失去耐性的我们：“羔牛一上犁，不是把就是尿，胡调哨（耍心眼）。我刚才问了家里神仙，你们哪个说谎，他会告诉我，明天起床，他就会捏扁哪个娃鼻子！”说罢，留着齐耳短发、戴着干净粗布头帕的母亲，专注于碾上的活，用高粱扎的短笤帚扫着溢到石碾边的黍谷，也会翻动那些瓷实、薄厚不均的地方，让各方受力均匀。

我们则探出舌头，看看彼此的鼻子，

又宝贝似的摸摸，谁都不想被捏扁。可我们的腿是真乏，积极性也不高，便慢腾腾地走。这样黍面得碾到啥时候？母亲生出新法来，许下水果糖的报酬。耐力难支的几个小孩，水果糖的甜蜜在前面招手，推碾似乎不再是件受累、被动的事。我们把碾杆重新挽回胸前，还学会分工推，两个一组，三圈轮换，哪组都铆足了劲儿狠狠推，气喘吁吁里碾杆转开转圆。转得欢实时，我们勾起腿脚，身体挂在碾杆上，就像坐摩天轮一样。

每年正月十二三，母亲会用储在缸里的黍面做油角、油蛋子，拌温水和面、揉，切成圆片子。包的馅料是除去核的红枣，以及煮到烂软程度、经擀面杖锤为泥状的红小豆。

母亲已故，教诲永存，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灯笼、黍面甜品炽热依然。如今想起碾黍面的场景，记忆犹新，是自己受益匪浅的人生幸事。母亲用她特殊的教育方式确立我们小孩最初的坚持，击退我们半途而废的怯懦。之后的年月里，我能和多种困窘默默抗争并成功，都离不开母亲平凡生活里点点善意的循循引导。



元宵节的幸福元素(组诗)

卫文英

月亮

今夜，火树银花间
结出了一枚硕大的果实
它慢慢升起，摇落一地光辉
把苍天的祝福与人间的喜庆
融合于浩荡的欢声笑语
此刻，嫦娥的眼眸含着泪
她不言，也无悔，岁岁年年
她的爱在数万里间来回往返
孤独的心盛满淡淡的桂花香
约在黄昏后的男女啊
各自心里揣着一只玉兔

汤圆

今夜，汤圆在沸水间跳舞
圆滚滚的身躯煞是可爱
五颜六色，香甜的味道
把每一季的丰收裹得紧紧
围坐在圆桌上
家人们轻启朱唇，轻咬银牙
一年的离别顷刻间团圆
思念的疼化作黏黏的幸福

灯笼

今夜，红灯笼在夜空明媚
像晨起的朝霞和黄昏的晚霞
布面紧绷，骨架坚韧，心光柔和
它摇曳着乍暖还寒的风
春色，便在柳枝上冒芽了
把红柿子与灯笼相提并论的
一是离家的游子
望见它，便望见了乡愁
二是落寞的诗人
望着它，孤独变成了浪漫
喜庆的红灯笼啊
醉了悲欢离合的人心

烟花

今夜，天空是一座花园
此起彼伏的花朵绚丽绽放
根在地面被无数只手移动着
点燃它的是一根火柴或香头
浇灌它的是人们兴奋的心
仰望，是梦想、希望和向往
是信心、责任和进取
有声有色，才是幸福的表达
国泰民安，需要喜庆的仪式

灯展

今夜，地上流着灯河
五颜六色的浪花竞相绽放
有的唱歌，有的跳舞
有的静静地展示着斯文
有的是仙界下凡，阵势宏大
有的是人间烟火，温润走心
它们任由评头论足
谁面前人潮涌动，余者也不妒
它知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静候知音，那人在灯火璀璨处

社火

咚咚咚，锵锵锵，嚓嚓嚓
乐器的声音搅乱了空气
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哨声中行进
各乡镇各村庄各城区的表演者来了
花花绿绿的服饰将民俗融入乡风
踩高跷，划旱船，舞龙狮
内心的狂热化作生动的肢体语言
写着一卷国泰民安的叙事文本
演着一部文化传承的精神大戏
街道两旁，广场四周，体育中心
百姓的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
荡漾在越来越绿的春风中